

說

苑

三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圖書



苑

說

J
17.8
1528

(三)

撰 向 劉
校 滢 以 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說苑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向

校者 楊以澧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錢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鸞設於鑪。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美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廣。

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

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謬濇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坐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己。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土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蝨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衝覆而翔。以備燬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照。衝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時乎時乎。問不及謀。至時之極。問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謹遵己者。心

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鳴。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龜。置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阨。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寇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鷺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懼。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蠲欲類蠶。蟬欲類蛇。人見蛇蠲。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蟬。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譽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也。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愨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差學。不差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伴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閱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貨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也。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雜。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邠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別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邈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駮。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鑊。鄒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

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駮駮。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鱸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壅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平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美里。秦穆公困於殺。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

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筮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鑿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華漙漙。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瑗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瑗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瑗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鼉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鼉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禿禿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益。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滿之以鹿醢。旣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旣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

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嶽竄。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執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

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裘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機槍肆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昂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莧大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雉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

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賾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右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屬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乎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字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照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鷓鷯，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二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神明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宗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檣杪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瞭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躒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儵儵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子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

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八千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瘞。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闢占之。闢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瘞。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臈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鴉。鴉食駘。駘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鹿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兩血三日。鸞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小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枉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背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擊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拊。俞拊之爲醫也。擗腦髓。束背。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拊。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跌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煊煊。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

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尙甘。聲尙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畜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於父。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

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鷲鳥不搏。螻蟻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羣佐羣止。則百姓收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罟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殀天。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爲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飭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贈者何。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嗇。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贈。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賻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士三匹。二各五十尺。諸侯元士三匹。二各三十尺。大夫元士一匹。二各三十尺。元士元士一縑。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賻。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哈綵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

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餼。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芑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惻惻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同，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權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執鼓控楬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濼濼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權權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嗶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咸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

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尊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渙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的。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擇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

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壘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聳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徹。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遣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邾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遣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之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惡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羶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尙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旣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邠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僦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僦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鏹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吐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宜說之。學而未能。宜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宜其學而已。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